



上海十姊妹卷之三

海上警夢癡仙孫漱石著

第十一回 述往事很心辣手 訂新知蜜語甜言

話說葉題紅因蔡伯當要他遷居心中驚詫正在委決不下恰好柳絮春與花如錦到來題紅遂和二人商議如錦指着房屋說有極妙的解紛之法書中現欲敘及如錦諸事應先把他的歷史表明庶幾看書的知道這一個人其心術之險手段之毒更比絮春利害而機警處知風識勢諂諛處捧屁撥簷狡詐處接木移花變幻處出神入化別人更是萬不能及無怪絮春十分仰慕說他姊妹中首屈一指此人原籍無錫姓衛小名銀兒十四五歲時是個土媚身材嬌小態度輕盈所以有個混名叫小飛雞後因狎客衆多爭風

吃醋之事。幾於無日。沒有被官府拿辦。定欲驅逐出境。其時父母已故。祇有一個母舅。在無錫。有條燈船。靠着兩個買女。度日。見甥女遭了官事。因看他人才出眾。私下賄通辦公人役。祇算已經遵諭驅逐。把他送入船中。取了一個名字。始叫做花如錦。令他學習彈唱。便在船上爲妓。難爲他人。甚伶俐。學了四五個月。曲子無不一教。便會一會。便精大小曲。竟能唱到四五十支。客人沒一個不贊美。他說他色藝雙全。可算得是惠山浜之冠。那聲名遂聒噪起來。生涯比衆忙碌。娘舅靠了他。大獲其利。這條船。無論風雨雪夜。一定有人作成。因爲生意一忙。各客紛紛預定。儘有十日前。早經定去。要定已定。不到之故。絮春彼時。也在船上。與他結爲知己。便因艷羨他的本領。不時暗暗討究着他。所以彼此最是投契。不料那娘舅靠着甥女發財。交的乃是一步。

死運祇三四年不到得了。烟漏症一病死了。本來尙還有個舅母向來住在岸上。丈夫一死之後。竟便收拾家資。跟着人跑。得不知去向。家內并無兒女。也沒有親族找他。如錦見舅家已沒了人。祇遺下這一條船。無人管理。包來的幾個夥妓。那一個再受束縛。紛紛的不別而行。船夥們言三語四。也想大家各散。看來再幹不下。急把這船託人賣掉。得下的錢。面子上替娘舅擇地安葬。暗裏頭入了自己腰袋。推說一時覓不到相當之地。祇好急事慢行。沒有法想。但這船賣掉以後。自己的那個身子。沒有住處。別條船雖然託了一些人。俱要接他去做夥妓。拆頭格外加豐。他因做夥妓。究竟不狠舒服。決計一概回絕。要想自家在岸上。立個門戶。又因從前有過案子。恐防有人尋事。不敢放膽去攪。沒奈何。千思萬想。被他想到一個客人。身上這人姓朱。別

號斗山乃是常州暴富不時至無錫遊玩每次必到如錦船上請客碰和往來了有四五次兒雖然性格甚是暴躁手中却很有些錢有一次喝醉了酒曾戲問如錦可肯嫁他多少洋錢可以脫籍大凡做妓女的聽見客人說到一娶字即使心上萬不願嫁從沒有回絕他的一恐此客失歡二則可以借這娶字灌着迷湯使他心中越是想娶手內越肯花錢如錦因順着他的意見半推半就的說道像我這樣的人那個當真要娶但我吃這盃烟花飯也是出於無奈久想趕緊嫁人果真有人娶我父母已經故世沒有人取我身價祇娘舅靠着度活給他二三千塊洋錢以爲養贍之費想已够了不過自己尙欠着一身的債足有三千塊錢大約一共須五六千塊洋錢不知前世裏可曾把木魚敲開修到這個福命真能夠嫁得到你斗山把舌尖一伸道

五六千塊洋錢。上海妓院裏有名妓女也祇如此。如錦笑道：「一樣是一個人。上海妓院裏的妓女，難道格外值錢？無錫船上的便不如他們。這話未免說不甚去。」斗山被他一語駁住，說並不是上海無錫有甚兩樣，祇因五六千塊太多，在上海雖不足爲奇，無錫却是少有。所以我說這句兒，望你休要多心。如錦遂微笑不言。這話當時遂颺了開去。及至斗山酒已醒了，如錦又用前話迷他說三千塊的債戶嫁人時斷少不來，娘舅處尚可通融，或者給他一兩千塊也興有意填着他的魔門。斗山果然識不破，他把這話信以爲真。漸竟有娶他之意。但幾千塊終嫌太鉅，答應不下。祇拚命的報效和酒，并置備衣飾，多給小貨洋錢，想要買動了如錦的心。揭個便宜貨兒。如錦見他如此受給，索性再給個空心湯糲，說將來一定嫁他，願把小貨錢積有成數。逐

漸還債臨了兒更把衣飾變錢還人祇要債務一輕便可身體自由彼時不消一兩千塊洋錢包可跟着同到常州白頭偕老斗山聽了喜不自勝這次足這頑有半個多月方纔回去可笑他回去之後更不時通信堅囑如錦履行前約要他訂個期限以便早日跳出火坑如錦暗暗好笑連回信也沒有給他直至一連來了數封始勉強央測字先生七差八搭的覆了幾句說此事體我有心何愁不就惟時間難於預決必須靜待金錢得暇望親自來錫以便面述一切純是些敷衍語兒嗣後斗山又有一封信來約本月間一定到錫如今何不再發封信前去催他說因娘舅已死大有機會可圖叫他趕緊快來一來了誑他一千八百塊錢另作計較當下仍托測字人馬上寫信常州離無錫極近朱斗山見信之下滿心大喜立刻動身至錫如錦已不在

船上暫住在個小旅館中。斗山一見細細盤問情節，如錦把船已賣掉自己無家可歸，故在旅館專等商議的話，述了一遍。又說各債戶因見我不能再做生意，着急萬分，紛紛向我索債，我落得打個折頭，把積下來的衣飾小貨一齊攤給他們，大約對折左右。他們設法想祇得就此了結，真是便宜萬分。刻下祇有舅母聽說我要嫁人，逼着定要二千塊錢，你怎樣對付他？斗山聞債戶俱已還清，祇有舅母逼索身價，問他舅母現在那裏，不妨見了面，彼此熟商。如錦說舅母向來不肯見人，近幾天更因丈夫死了肝疾大發，睡在床上，不必找他有話。祇管由我代轉。斗山說舅母非親生父母，可比念他夫死後貧病可憐，給他三百兩百塊錢，不能算是你的身價。你瞧怎樣？如錦說三兩百塊錢娶一個人，怎說得去身價？銀那個要你出的錢？本是財禮外甥。

女由舅家主婚出嫁世上很有你不能這麼樣說斗山慢慢的加到五百後由如錦決定一千問他這錢此刻可便斗山說到常州拿去明天馬上便有如錦遂留他在旅館內住了一夜次日催他一早乘火車赴常未牌時便已回轉因火車上不便攜帶現洋居然一千塊俱是鈔票點明了交與如錦如錦包好納入懷中叫斗山在旅館暫等自己到舅母處把此事了結旁晚時可同乘晚車回常在常州旅館內暫宿一宵明天便可入宅斗山非常得意准在旅館相等誰知從三點鐘等至烏黑尙沒有來以爲那舅母或還有甚糾纏以致急切不能脫身並不介意直至夜深人靜旅館裏門也關了依然不見蹤影始找旅館主盤問如錦幾時到此他舅母現在什麼地方旅館主回說如錦前晚纔來他舅母住在那裏並沒說起我們怎得知道斗山始疑

受。騙。祇。因。夜。已。深。了。不。能。夠。出。外。訪。尋。勉。強。捱。過。一。宵。天。明。後。至。惠。山。浜。認。識。各。船。逐。一。訊。問。纔。知。他。舅。母。已。跟。人。逃。走。衆。口。一。詞。顯。見。如。錦。起。了。壞。心。被。他。騙。去。一。千。塊。錢。一。無。過。付。二。無。見。證。連。控。告。也。控。告。不。來。沒。奈。何。把。這。口。氣。出。在。旅。館。主。身。上。問。他。跟。究。要。人。旅。館。主。因。如。錦。尙。欠。着。寓。金。知。道。斗。山。是。個。狎。客。向。他。算。帳。至。於。如。錦。跑。掉。一。層。怎。肯。擔。任。代。爲。尋。找。斗。山。白。白。的。鬧。了。一。會。後。經。報。知。警。局。請。查。警。局。也。沒。有。准。理。祇。得。認。晦。氣。回。到。常。州。竟。氣。成。一。場。大。病。足。足。臥。了。三。兩。個。月。那。是。想。揚。便。宜。人。的。殷。鑒。一。半。雖。由。如。錦。狡。猾。一。半。却。也。是。自。己。糊。塗。如。錦。誑。到。了。這。一。千。塊。錢。究。竟。跑。到。那。裏。去。呢。世。間。大。凡。做。妓。女。的。十。個。有。九。個。半。不。肯。安。分。又。十。個。有。九。個。半。不。肯。受。人。束。縛。如。錦。不。願。嫁。與。斗。山。便。是。不。肯。安。分。不。受。束。縛。的。緣。故。不。過。船。幫。

裏因斗山在惠山浜一問不知道他有此一舉以訛傳訛尙以爲當真嫁了。斗山故此絮春祇知他已經嫁人怎知他騙了斗山一場竟然獨自一人溜到東省去走了一次這一去足有十數個月那十數個月裏頭在東邊來了一樁奇案說起來真是心毒手辣令人看了個個髮指原來他要到東省的本意祇因聞得長春哈爾濱一帶自從通了西比利亞鐵路地方甚是富庶做妓女的不去則已一去必定發財又因哈爾濱有個要好姊妹名字叫楊金花從前也是船妓出身嫁了人逃走出外現在哈埠甚是得意不時有信札往來故此特地去投奔着他。他想與他合夥做個妓院發他一萬八千橫財誰知一到哈埠之後那邊營業雖然甚好無奈爲紅鬍子出沒之地南邊人實是吃不起這個驚嚇所以楊金花也祇幫着人家做個夥妓自己抄些小

貨銀兩手頭有了三兩千塊現錢。若要自立門戶，斷斷沒有這個魄力。勸如錦也在一院爲妓。這幾時一同回南。如錦聽說要他幫夥那裏，願意不過路。遠遠的到了此地，也沒空白回轉之理。因被他想出一個主意，別了楊金花，住在一個旅館之內。每日招蜂引蝶，暗地裏與那班旅客胡纏。後來找到了一個南邊到的客人，改姓宋名喚新銘，年紀二十多歲，品貌甚是漂亮。在南邊時，原是個拆白黨內的黨人，祇因犯了事情，官長拿得緊了地方，上站不住脚，遂跑到哈爾濱來。非但手頭沒錢，並且性情甚是刁狡。他見如錦也是南方來的，獨自一人住在棧內，那來路一定不正，有心兜搭着他。如錦將機就計，故意迎合上去。兩個人竟結爲夫婦。未便再住旅館，遂在十字街借了一所房屋，居然成做一分人家。所有每日開支一切俱由如錦拿出錢來。

新銘樂不可支。以爲找到了這樣一個戶頭。真是天緣巧合。如錦更每日裏百依百順。事事體貼。着他街坊鄰右。見了沒一個不說他賢淑。住有半載光景。哈埠天氣早寒。如錦有一天拿出二十塊錢。叫新銘去剪綢緞。說要替他做件皮袍。自己也要做件皮襖。皮袍料至少一丈一尺。皮襖大約七尺已夠。俱要庫灰花緞耐髒些。兒不過綢莊上槍花最大。須要叫他開紙發票。莫被他們多算錢去。或者尺寸裏有甚參差。新銘聽了喜不自勝。遂立刻到一家綢莊內。剪了回來。如錦一見甚是合意。替他剪得果然不錯。其時正值申牌時分。說老遠的跑了這一次路。腹中諒必餓了。你出去後。我買了十個包子。自己吃了五個。尙有五個蒸在灶上。可要取來點飢。新銘正用得着。叫他快。快拿來。如錦遂到廚房內。熱烘烘的親自取出。遞與新銘。又斟上一杯熱茶。

新銘接來便吃如錦笑微微拿了花緞移步上樓不多時忽下樓說道我叫你剪一丈一尺袍料七尺襖料怎麼兩件上都少一尺袍料祇有一丈襖料祇有六尺叫成衣如何做法新銘不信道我親眼見櫃上量的那得會錯如錦道不錯你自己去量說罷將花緞鋪在桌上并取上一支尺來新銘拿來子細一量果然每件各少一尺不覺勃然大怒說一定是綢莊作弊幸虧我聽你的話叫他們開有發票這票上邊註明尺寸胡賴不來待我立刻和他說去如錦道如何我說這裏的店家很靠不住果然不出所料但此刻已四五點鐘了要去你吃了點心便去再遲了手中拿着東西路上不便新銘道點心我已吃好馬上去馬上便回料還不至天黑說罷把衣料用原紙包好拿在手中怒匆匆飛步出門直奔那家綢緞莊而去將衣料在櫃台上一掠

說方纔我剪的緞子一共是多少尺寸原經手的那個櫃夥回說袍子一丈一尺襖料七尺當場量准難道裁縫說不夠不成新銘道若是量得不錯裁縫怎說不夠你怎樣每件少了一尺櫃夥詫道明明量准了然後開剪那有此事新銘道不信你再子細量去偌大一所綢莊不應這個樣兒可知你開有發票在我手裏祇有一丈六尺緞子如何取人家一丈八尺價錢如今這衣料沒有用處必須替我另剪纔興否則休想過去櫃夥見他來勢洶湧知道不是好惹的人笑盈盈將紙裏打開說小號每天生意甚廣貴客交代剪多少衣料尺寸斷不會錯倘因身材長大必須添上一尺二尺纔剪的那兩正花緞找得出來價錢不妨公道些些若說另剪兩件小莊上的規例剪斷摺縐概不退換請你務要原諒些兒新銘聽畢把兩個眼珠一翻道明明

你少剪了兩尺衣料。怎還說概不退換。這種話真好混帳。店裏別的夥友聽見買客發火。大家都來婉勸。叫新銘不必聲高。有話彼此好說。新銘把兩段衣料抖開。在櫃檯上搶過一根尺來動手。要量給衆人瞧看。問他們每件究竟可少。忽然雙眉緊繃。口中大喊肚疼。手內那一支尺拿不住。掉下地去。櫃夥看他神色驟變。不知爲了何故。此時且不講別話。祇問他怎樣。忽地肚痛新銘。但將雙手亂搖。那身子竟漸漸蹲下地。去各店夥見了。大驚忙去報知。經理趕至店堂查看。但見他已躺倒在地。祇把兩手捧住肚皮。滿地亂滾。經理恐是寒痧。趕緊去找了個挑痧匠。來一頭挑治。一頭問他家住那裏。新銘舌音已不甚清楚。含含糊糊的說了十字街三字。又問他家中姓甚。那知己不能開口。兩眼倒插天庭。直僵僵的死了過去。此時合店的人。但驚得手足。

無措。幸虧原經手那個櫃夥因爲開過發票想起姓宋急忙分付出店到他十字街家內報信。且等有人到來再說。少頃出店同了一個女子進來。一入門便伏在地下抱住新銘號哭說他死得不明。定當與你稟官報讎。經理與各夥勸他那裏肯聽。哭了好幾分鐘方纔站起身來要找店主和經理人說話。經理人祇得戰兢兢的跑至死屍旁邊不防如錦將他當胸一把口中大呼。巡警要把他扭出店門。這時候閒看的人本已擠了一屋。巡警正在門外窺望。不知爲了何事聽見有婦女叫喊。分開衆人趕將進去。如錦把經理人交他扭住。然後指着地上死屍說是丈夫。因今天到此剪料。不料被櫃夥少剪二尺。特地前來掉換。不知如何竟遭慘死。此事非報官相驗求請伸冤不可。巡警見出了命案。那敢怠慢。當下向經理人子細盤問。究竟此人怎樣喪